

暴力循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马文·梅西的心理解读

赵雨轩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本文基于创伤理论剖析其心理演变探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马文·梅西的形象。马文童年遭父母抛弃、长期受虐，此创伤使其成年后形成攻击性人格，从早期虐待动物等不良行为发展为暴力犯罪。他对艾米莉亚的极端爱恋与报复，本质是童年创伤导致的情感认知扭曲与“强迫性重复”——试图通过奉献家产等行为复现创伤场景以寻求治愈，却因失败转向复仇。研究揭示，马文童年创伤通过畸形防御机制影响个体行为，而美国南方保守文化的漠视与周围人的排斥进一步加剧了其心理恶化，最终使其成为时代与人性交织下的悲剧产物。

【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童年创伤；攻击性；强迫性重复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2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59

The cycle of aggression: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Marvin Macy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Yuxuan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age of Marvin Macy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analyzing his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based on trauma theory. Marvin was abandoned by his parents and subjected to long-term abuse in childhood. This trauma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n aggressive personality, evolving from early harmful behaviors to violent crimes. His extreme love and revenge towards Amelia essentially reflect emotional distortion and "Repetition Compulsion" caused by childhood trauma—he attempts to recreate traumatic scenarios through behaviors like donating family property to seek healing, but turns to revenge upon failu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ldhood trauma influences individual behavior through deformed defense mechanisms, and the conservatism of Southern American town and social exclusion further exacerbate his psychological deterioration, ultimately making him a tragedy of intertwine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uman nature.

【Keyword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Childhood trauma; Aggression; Repetition compulsion

1 引言

个人心理健康普遍与儿童时期原生家庭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功能障碍（Family Dysfunction）即家庭功能发挥不良或家庭功能不全，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3]。作为儿童成长的第一场所，家庭内重要角色的缺失或不作为势必导致儿童心理受到创伤。而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可增加个体未来出现攻击行为的风险，是攻击性的重要风险因素^[1,2]。因而在童年受到虐待或心理创伤的儿童通常在成人后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卡森·麦卡勒斯笔下的马文·梅西（以下简称马文）童年时期被父母残忍抛弃，与兄弟相依为命的经历使得他长成这样一个对他人充满攻击性、无恶不作的恶棍。儿时亲密关系的缺失使得

充满母性的女主角艾米莉亚成为了他的最终选择。然而他的付出不总是有回报。即使马文将全部财产献给艾米莉亚，这段婚姻还是走向了结尾，马文也从对亲密关系的期待转向了复仇。学界对《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研究多集中于“叙事手法”、“女性主义”、“男性气质”、“隐喻探析”等角度^[6,7,9,10,12,13]。本文试从创伤理论这一角度解析小说角色马文·梅西的童年创伤及其成年后的暴力行径，以此试为《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解读提供新的启示。

2 马文·梅西的心理亚健康症状

“被抛弃”、“歹恶”、“浪子”，小镇上的人们这样评价马文·梅西。他的身世值得所有人的同情唏嘘，但其行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人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在原生家庭的泥塘中，马文背负上童年创伤的心

理烙印，最终成为一个充满暴力和攻击性的“可怜虫”。

2.1 童年创伤：暴力的培养皿

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更可能对他人产生敌意并实施攻击行为，且犯罪率和被捕率更高^[4,5]。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如同在马文心中种下了一颗恶意的种子，而早期的攻击行为正是这颗种子萌发的幼芽——他在格斗中割下对手的耳朵；为一时好玩残害松鼠；劝说他人吸毒。随着年龄增长，童年创伤对马文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如同滚雪球般愈演愈烈，使其攻击行为逐渐升级并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他抢过三座加油站，用一把短鸟枪劫持过社会城中一家大西洋·太平洋连锁超市。他还是杀了江洋大盗“眯细眼”山姆的嫌疑犯”。从童年时期的小打小闹式攻击，到成年后严重的暴力犯罪，马文的转变印证了童年创伤对个体行为发展的深远影响。他最终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这一切悲剧的根源都深深植根于他那充满创伤的童年经历中。

2.2 对被爱的渴望：暴力的暂时退场

对于长相英俊的马文来说，寻常美丽的姑娘们对他来说显然不那么珍贵，他最后爱上的是长着一副斗鸡眼、骨骼和肌肉像男人的高个子女人艾米莉亚小姐。马文倾尽全力吸引自己的意中人：他开始体贴自己的兄弟和养母；他敬奉起上帝；他不再骂脏话、斗殴。“接着，到了第四天他干了一件脑子绝对一根筋的事情：他去了一趟奇豪，带回来一名律师。在艾米莉亚小姐的办公室里，他签署了一份文件，将自己一切家当，就是他积攒的钱置下的十英亩林地，全都转至艾米莉亚小姐名下”。马文的情感认知是不成熟的。他将对方利益置于自身之上，以盲目且彻底的自我牺牲式奉献打破了正常情感关系中关爱他人与自我保护的平衡。在面对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财产处置时，他完全被情感冲动支配，违背了正常决策时综合权衡利弊的规律。马文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处于混乱的思维决策模式中，他试图通过极端的物质给予维系关系、获取情感满足，将自身情感寄托完全依附于他人，超越了正常情感需求范畴，这种过度依赖不仅反映出他在情感上的脆弱与不安全感，更表明他难以以健康、独立的心态处理情感关系。

2.3 失败的求爱：暴力复燃的导火索

马文的爱是不理智的、冲动的。而他对艾米莉亚的恨如同他曾经对她的爱一样，汹涌又极具毁灭性，他对艾米莉亚的病态追求更暴露其扭曲的情感认知。他将

征服欲包装成爱情，用极端手段追求对艾米莉亚的绝对控制。“离去时，他从艾米莉亚小姐的门缝底下塞进一封一半用铅笔一半用钢笔书写的怪异长信。那是一封狂热的情书——其中还包括威吓，他发誓这一辈子定要向她报仇。他的婚姻持续了十天。小镇感到特别满足，就是当一个人被某种无耻的、毒辣的手段彻底收拾了的时候感到的那种满足。”在咖啡馆破坏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现实的报复，更是对童年的坍塌——那个童年逃无可逃、充满恐惧与羞辱的原始场景，终于成年后以一种扭曲的形式释怀。这种施虐-受虐的关系模式，恰似其父母婚姻在马文身上的投射——用伤害确认存在，以疼痛感知亲密。

3 马文·梅西成年后的行为剖析

卡森·麦卡勒斯笔下，马文·梅西的行为呈现出惊人的矛盾与撕裂。从蜷缩在角落躲避暴力的孩童到暴力罪犯，从对艾米莉亚的爱到恨，以及对小镇居民和艾米莉亚的不同态度，马文成年后的极端行为实质上是童年创伤形成的防御机制与强迫性重复在成年世界的失控与爆发。

3.1 潜意识下的自我保护

从小说中马文的经历和行为看，马文·梅西的攻击性行为实则是其应对童年创伤的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是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指的是当自我受到本我及超我的威胁，从而引起的焦虑将无意识地激活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以缓和痛苦^[12]。“他们的父母根本不配做父母，也根本不要他们。在他们眼里，自己这几个孩子除了累赘什么都不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了畸形的心理防御机制，父母的遗弃是马文童年创伤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早期亲密关系的彻底崩塌，为马文成年后的攻击性埋下了定时炸弹。长期被父母虐待、被视为累赘的经历，使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模式：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唯有展现攻击性才能避免再次受伤。经历童年创伤的个体的社交方式被扭曲了。在他们的观念中，具有攻击性是解决问题的首选办法——无论是割下松鼠尾巴还是作为虐杀同族的战利品入耳，都是马文在潜意识中演练“以暴制暴”的生存技能，通过制造他人的痛苦来确认自身力量，抵御童年时期无力改变命运的恐惧。

马文通过伤害他人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却在一次次得逞后陷入更深的孤独和空虚。在面对艾米莉亚小姐时，马文内心久违的温情被唤起，但即使追求艾米莉亚小姐的时候马文尽力表现素养和礼貌，但潜伏在这

一外表下的是不可更改的底层暴力代码。他将艾米莉亚视为亲密关系的代餐，试图通过讨好获得童年缺失的关爱，但当讨好无法奏效时，暴力便成为他最后一层保障。

3.2 童年创伤的循环放送

对马文来说，追求艾米莉亚小姐是他还原创伤的唯一方法，无底线的示好则是他重现创伤记忆的重要手段。创伤性历史事件常以强迫性重复的方式影响马文的行为。童年受到创伤的人往往会寻找和自己的父母有同样劣根的对象，企图复现当年的场景，并在这一场景中期待对方补偿自己童年时缺失的正向反馈。在此处需要关注的有两点：为什么马文会选择艾米莉亚小姐这位长相特殊、不符合主流审美的姑娘作为自己的意中人？为什么马文在追求艾米莉亚时会甘愿把全部家产送给艾米莉亚？

为了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小说中对艾米莉亚外形的描写：“她是个高挑个子、深色皮肤的女人，骨骼、肌肉像男人。她剪一头短发，顺前额往后梳；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有一种严厉、粗犷的神气”。由此，一位富有的、骨骼肌肉和行事风格都充满男子气质的女性跃然纸上。对马文来说，吸引他的正是艾米莉亚丰盈的男子气质和天然的女性身份。由于童年时期缺失父母双亲的关爱，马文的情感世界存在巨大的空洞，这种创伤性的经历促使他在成年后不断寻找能够填补这一空洞的对象。而艾米莉亚小姐“雌雄同体”的特质恰好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其男性化的外在与行事风格，弥补了马文缺失的安全感和他心中的父性权威形象；同时，从艾米莉亚对表兄莱蒙的关怀来看，她也拥有强烈的母爱。艾米莉亚的富有和潜在的母性关怀成为马文所渴望的母性温暖的替代品。于是一位“雌雄同体”却又富有母爱的女性就这样成为了马文心中父母形象的代餐。艾米莉亚小姐拼凑出了马文理想中完美的父母形象，使得他甘愿陷入这场注定无果的追求之中。

马文无底线的示好也是其通过极端方式重现创伤记忆的典型表现。马文期待通过自我牺牲式换取艾米莉亚的接纳与爱，以此改写童年时期的创伤结局。艾米莉亚有母爱却无法向马文施展——马文是一位有男子气概的强者，而具有弱者特质的表兄莱蒙才能够激发出艾米莉亚心中涌动的母爱。马文不断将自己抛入相似的创伤情境，潜意识中试图通过掌控场景来改写童年剧本。这种重复机制形成了诡异的心理闭环：每当创伤场景得以复现，马文就能短暂地获得“仿佛被爱”

的幻觉。这种饮鸩止渴的应对方式，只会加深他的心理畸变，使其在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双重身份中越陷越深。

4 马文·梅西的心理健康治愈困境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与服务领域迎来高速发展阶段。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南方地区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超三分之二的人口仍从事农业生产，固守传统生活方式。这种经济基础与生活模式催生出保守主义文化，使得南方人对现代化、新思想存在本能排斥。《伤心咖啡馆之歌》不仅将20世纪40年代保守封闭的美国南方生活重现于读者面前，还表达了这种封闭所蕴含的更为复杂、善恶交织的人性。

马文·梅西与小镇居民的互动是复杂人性的表征场。小镇居民对马文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不会眼睁睁看着白人孤儿猝死街头”。但当他们真正接手养育孩子们的责任时，孩子们只能“从这家厨房被送到那家厨房”。保守文化中对“问题家庭”的污名化和不作为态度使得马文在遭受创伤时不仅得不到帮助，反而因外界的歧视与排斥加剧了心理创伤。

在穷困又落后的美国南方小镇上，“恶棍”的长成只能归咎于马文一人吗？小镇居民在“马文理应排除在人群之外”这一认同背后做的推力也应纳入考量范围内。使小镇居民排斥马文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极低的道德底线和令人胆寒的凶恶，还有他令人艳羡的财富。在小镇中，平等的经济条件是建立友谊的桥梁。无论是驼背、艾米莉亚小姐还是马文，正是其迥异于众人的经济条件才使得他们在人群中始终处于特殊位置，无法与人群相融合。因此在马文成年后，小镇居民对他最后的怜悯几近消失殆尽：作为一个“生性邪恶”的孤儿，却能“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在小镇居民还需要卖苦力才能维持温饱的情况下，马文却轻松拥有其他人想要的一切。这是落后小镇的通病，也是人性中最无法避免的恶。

5 结语

本研究围绕马文·梅西展开，深入剖析其从童年创伤到成年暴力犯罪的心理演变历程，揭示了童年创伤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马文·梅西在充满暴力与忽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童年创伤如影随形。这些创伤使他形成畸形心理防御机制，早期攻击行为初现端倪，成年后更是逐渐升级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他对艾米莉亚极端的爱与恨，背后是被创伤扭曲的情感认知和自我保护的潜意识驱动，同时也体现了童年创伤的强迫性重复。从马文的经历可以看出，童年创伤是导致个体

心理亚健康和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马文的心理健康困境有其特殊性，他一生的伤痛实质上是美国南方小镇落后文化同周围复杂多变的人性相互叠加作用下酿成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悲剧。

参考文献

- [1] Grattan, Rebecca E., et al. "A history of trauma is associated with aggression, depressi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first-episode psychosis." [J]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2019.8(7): 1082.
- [2] Heleniak, Charlotte, and Katie A. McLaughlin. "Social-cognitive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theory of mind, and externalizing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20.32(2) : 735-750.
- [3] Phillips, Susan D., et al. "Toward a level playing field: Predictive factors for the outcomes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00.39(12) : 1485-1495.
- [4] Stinson, Jill D., et 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he onset of aggression and criminality in a forensic inpatient sampl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Mental Health*. 2021.20(4): 374-385.
- [5] Wright, Nicola, et al.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low cortisol reactivity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Wirral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tudy." [J]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19.9(1) : 79.
- [6] 昌兰华. 孤者的狂欢——《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隐喻解读[J]. *语文建设*, 2015, (32): 88-89.
- [7] 蒋丽霞. 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隐喻探析[J]. *语文建设*, 2017, (14): 51-52.
- [8] 卡森·麦卡勒斯 (Carson McCullers), 卢肖慧译. *伤心咖啡馆之歌*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22-58
- [9] 吕遥, 丁茵. 存在于词语之间——《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叙事学解读[J]. *求索*, 2010, (02): 194-196.
- [10] 许丽芹, 周艳. 被毁之店铺 被摧之女性——《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外语教学*, 2011, 32 (05): 86-89.
- [11] 余祖伟. 人格面具与心理防御机制探析[J]. *广西社会科学*, 2009, (06): 36-38.
- [12] 张申华.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怪胎秀与现代性反思[J]. *国外文学*, 2022, (04): 109-117.
- [13] 赵军伟. 男权社会的抗争及其失败——对卡森·麦卡勒斯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一次细读[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1 (05): 152-154.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